

春风沉醉的晚上

郁达夫小说精选集

郁达夫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CHUNFENG CHENZUI DE WANSHANG

春风沉醉的晚上

YU DAFU XIAOSHUO JINGXUAN JI

郁达夫小说精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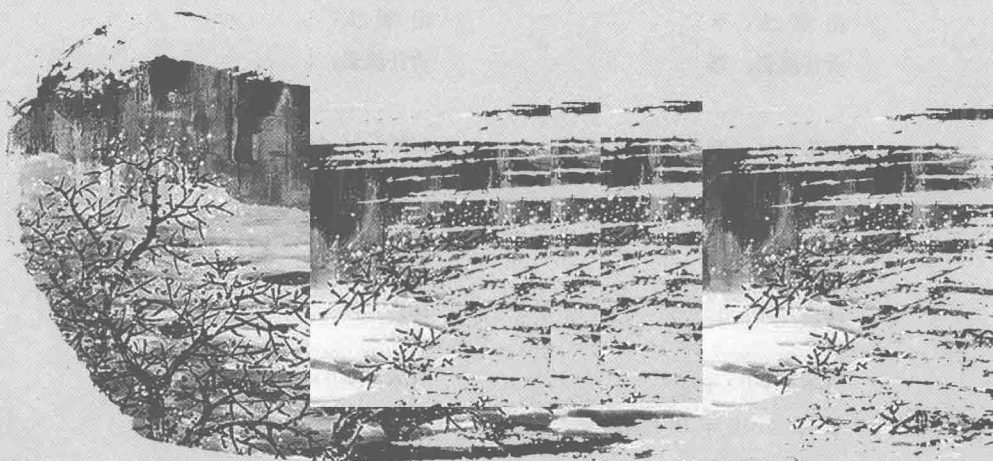
郁达夫◎著

郁达夫

温暖 美好 爱与纯净

精选的文学经典

历阅的精神花园

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风沉醉的晚上:郁达夫小说精选集/郁达夫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5. 10

ISBN 978-7-5396-5236-8

I. ①春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1357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总策划:黎雨

责任编辑:李芳

装帧设计:张子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63533889

印制: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(010)80599760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1.5 字数:208千字

版次: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2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写在前面

翻看郁达夫的小说，不难发现，几乎每一篇都流露出忧郁、苦闷、感伤的情调。他的小说常以主观性的描写切入，从而淡化了客观的叙述，无论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，还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，都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，即感情“被激动的灵魂的呼吁”着向前走。这也构成了郁达夫小说抒情性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其次，在郁达夫小说中，还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描写自然景物非常精细，而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纠葛，却只是粗粗带过。在此基础上，他的着墨点大多集中在人物的情绪、感情与心理的表现上，再配之以富有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，以此来展现蕴藏在人物内心世界中的冲突、动荡和不安，从而深入揭示人物的灵魂世界。鲁

迅曾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显示灵魂的深者，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；尤其是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的作者。他写人物，几乎无须描写外貌，只要以语气声音，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，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。”

这段话放在郁达夫身上也正合宜，他握在手中的不再是笔，而是解剖刀，当这把刀直入人物的内心时，人物的感伤、忧郁、悲愤而又不甘堕落、沉沦的矛盾心理就已经在读者面前展露无遗了。

可以说，颓废和奋进，在郁达夫身上是互为表里的。他一生虽短暂，却给世人留下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。

目 录

清冷的午后 / 001

秋河 / 011

微雪的早晨 / 021

青烟 / 044

杨梅烧酒 / 055

秋柳 / 067

春风沉醉的晚上 / 119

葛萝行 / 139

迟桂花 / 160

沉沦 / 204

祈愿 / 254

瓢儿和尚 / 259

离散之前 / 271

十三夜 / 285

风铃 / 305

采石矶 / 332

清冷的午后

层云布满的天空，在万人头上压了几日，终究下起微雪来了，年事将尽的这十二月的下旬，若在往年，街上各店里，总满呈着活气，挤挤得不堪的，而今年的市况，竟萧条得同冷水泉一样，过了中午，街上还是行人稀少得很。

聚芳号的老板，同饱食后的鸽子似的，独据在柜台上，呆呆地在看店门外街上的雪片。门面不满一丈宽的这小店，热闹的时候也有二三十元钱一日的进款。长得眉目清秀的妇人，看了她那种活泼的气象和丰肥肉体，谁也知道她是这位老板结合不久的新妇。尤其可以使人感得这一种推测的确实的，是她当走上这位老板面前之后的一脸微笑。

“云芳！你在这儿看一忽店，我出去和震大公司结账去。万一老李来，你可以问问他昨天托他的事情怎么

样了？”

他向柜台边上壁间的衣钩上，把一顶黑绒的帽子拿下来后，就走上了一步，站在他面前，把他戴上了。他向柜台下桌上站着的一面小镜子照了一照，又把外套的领子竖了起来，更对云芳——他的新妇——点了一点头，就从柜台侧面的一扇小门里走了出去。

这位老板，本来是郑聚芳本店的小老板，结了婚以后，他父亲因为他和新妇住在店里，不晓得家道的艰难，所以在半年前，特地为他设了一家分店在这新市场的延龄路上，教他自己去独立营生。

当他初开新店的时候，因为布置的精巧，价钱的公道，又兼以香市的闹热，每月竟做了千元内外的买卖。两个月后，香客也绝迹了，游西湖的人，也少起来了，又兼以战争发生，人心惶恐，这一个月来银根奇紧，弄得他那家小店，一落千丈。近来的门市，至多也卖不到五六块钱，而这寒冬逼至，又是一年总结账的时候了，这几日来，他着实为经济问题，费了许多的愁虑。

“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总不该把小天王接到城里来的！”他在雪中的街上俯首走到清河坊去，一边在自家埋怨自己。

他的悔怨的心思动了一动，继续就想起了小天王的笑

脸和嘴唇，想起了去年也是这样下微雪的晚上，他和小天王在拱宸桥她的房里烫酒吃猪头肉的情趣。抬起头来，向前后左右看了一看，把衣袖上的雪片打扫了一下，他那双本来是走向清河坊去的脚，不知不觉地变了方向。先从马路的右边，走向了马路的左边，又前进了几步，他就向一条小巷里走了进去。

离新市场不远，在一条沿河的小巷的一家二楼上，他为小天王租了两间房子住着，这是他和他的新妇云芳搬往新市场之后，瞒过了云芳常来住宿的地方。

他和小天王的相识，是在两年前，有一天他朋友请他去吃花酒的晚上。那一天他的中学校的朋友李芷春请客，硬要他和他一同上拱宸桥去。他平时本来是很谨慎的人，从来没有到拱宸桥去玩过一次。自从那一天李芷春为他叫了小天王后，他觉得店里的酒饭，味儿粗淡起来了。尤其是使他感到不满的，是他父亲的那一种起早落夜，计算金钱的苦相。他在店里那一种紧张的空气里，一想到小天王房里的那一种温香娇嫩的空气，眼前就会昏花起来，鼻子里就会闻到一种特异的香味，耳朵里也会响出胡琴的弦索和小曲儿的歌声来。他若把眼睛一闭，就看得见一张很光亮的铜床，床上面有雪白的毡毯和绯红的绸被铺着。床面前的五桶柜上摆在那里的描金小钟和花瓶香盒之类，也历

历地在他心眼上旋转。

其中顶使他魂销的，是当他跟李芷春去了三五回后，小天王留他住夜的那一晚的情事。

那时候，他还只是童男的二十一岁。小天王的年纪虽然比他小，然而世故人情，却比他懂得多。所以她一见了，就竭力地灌迷魂汤，弄得当时还没有和女人接触过的他，几乎把世界一切都忘掉了。

两年前的那一天晚上，是李芷春带他去逛后约有半个月的光景的时候，他却一个人搭了五点十分的夜车上拱宸桥小天王那里去。那一天晚上，不晓什么原因，天气很冷很冷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一天不过是中秋刚过的八月二十几里，但不晓怎么的，忽而吹来了几阵凉风，使冬衣未曾制就的一班杭州的市民，都感觉得比大寒前后还更凉冷的样子。他坐在小天王房里，喝喝酒，吃吃晚饭，听她唱唱小曲，竟把半夜的时光于不知不觉的中间飞度了过去。到了半夜十二点钟，他想出去，也已经不行了，所以就猫猫虎虎，留在她那里住了一夜。

自从那一夜后，他才知道了女人的滋味。小天王的嘴唇，她的脱下衣服来的时候的娇羞的样子，从帐子外面射进来的电灯光下的她的淡红的小汗衫，上半段纽扣解开以

后的她的苍白的胸部。被他紧紧抱住以后的那一种触觉，最后同脱了骨肉似那一种出神。凡此种种的情况，在他脑子里盘踞了半个多月。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，只教他一想到这前后的感觉，他的耳朵就会喻地响起来，他的身子的全体，就好像坐在火焰的峰头；两只大腿的中间，实际上就会同触着一块软肉似的酸胀起来。嗣后两年中间，他在小天王身上花的钱，少算算也有五千多块。

到了今年四月，他的父亲对于他的游荡，实在是无法子抵抗了，结局还是依了他母舅之计，为他娶了云芳过来，想教云芳来加以劝告和束缚。

他和云芳本来是外舅家的中表，两人从小就很要好的。新婚的头夜，闹房的客人都出去以后，他和云芳，就讲了半夜的话。他含着眼泪，向云芳说小天王的身世，说小天王待他的情谊，更说他自家对云芳虽有十分的热爱，但对小天王也不能断念的痴心。结果他说若要他和小天王绝交，除非把他先送到棺材里去之后才可以。聪明贤惠的云芳，对他这一种决心，当然不想用蛮法子来对付，三朝以后，倒是她出来向他的父母说情了。他果然中了云芳的诡计，结婚以后的两个月中间，并没有去过拱宸桥一次。

他父亲给他新市场开设分店以后的约莫一个月的时候，有一天午后他往城站去送客，在车站上忽又遇见了小天王。

那时候正是太阳晒得很热的六月中旬。他在车站里见了两月来不见的小天王的清淡的装束，旧日的回忆就复活了。当天晚上，他果然瞒过了云芳，上拱宸桥去过夜。在拱宸桥埠上以善应酬著名的这小王，当然知道如何地再把他从云芳那里争夺过来的术数。那一晚小天王于哭骂他薄情之后，竟拿起了一把小刀来要自杀。后来听了他的许多誓咒和劝慰的话后，两人才收住眼泪抱着入睡。嗣后两三个月中间，他藉依分店里进款的宽绰，竟暗地里把小天王赎了出来，把她藏住在这一条小巷的楼上。

说到小天王的相貌，实际上比云芳也美不了许多。可是她那娇小的身材，灵活的眼睛和一双红曲的嘴唇，却特别地能够勾引男人，使和她发生过一两次关系的人，永也不能忘记。

他一边在小巷里冒雪走着，一边俯伏着头，尽在想小天王那双嘴唇。他想起了三天前在她那里过夜的事情，他又想起了第二天早晨回到店里的时候，云芳含着微笑问他的话：“小天王好么？你又有几天不去了，昨晚上可能睡着？”

走到了那一家门口，他开门进去，一直走到很黑的退堂夹弄的扶梯眼前，也没有遇见一个人。

“我们的这房东老太婆，今天怕又在楼上和小天王说话吧？让我悄悄地上去，骇她们一下。”

他心里这样地想着，脚步就自然而然地放轻了。幽脚幽手地走上了楼，走到了房门口，他举手轻轻一堆，房门却闭在那里。他站住了脚，屏着气，侧耳一听，房里头并没有说话的声音。他就想伸出手来，敲门进去，但回头再一想时，觉得这事情有点奇怪。因为平时他来，老太婆总坐在楼下堂前面糊火柴盒子。他一向上楼来，还没有一次遇见小天王的房门闭锁过。含神屏气地更静立了几分钟，他忽而听见靠板壁的他和小天王老睡的床上，有一个男人的口音在轻轻地说：“小天王！小天王！醒来！天快晚了，怕老郑要来了吧？”

他的全身的血，马上凝结住了，头发一根一根地竖立了起来。瞪着眼睛，捏紧拳头，他就想一脚踢进房去。但这铁样的决心，还没有下的时候，他又听见小天王睡态朦胧地说：“像这样落雪的时候，他不会来的。”

他听了小天王的声气，同时飞电似的想起了她的那双嘴唇，喉头更是干烈起来，胸前的一腔杀气，更是往上奔塞得厉害。举了那只捏紧的拳头，正要打上门板上去的一刹那，他又听见男人说：“我要去了，昨天老郑还托我借钱来着，我答应他今天去做回音的。让我去看看，他若在店

里哩，我晚上再好来的。”

“啊！这男人原来是李芷春！”

他听出了李芷春的声音，一只举起来的手就缩回来了。向后抽了脚步，他一口气就走下了楼来。幸而那老太婆还没有回家，他一走出门，仍复轻轻地把门关上，就同发了疯的人似的狠命地在被雪下得微滑的小巷里飞奔跑跳。气也吐不出来，眼面前的物事也看不清楚，脑盖底下，他只觉得有一片火在那里烧着。方向也辨不清，思想也完全停止，迎面吹来的冷风和雪片也感觉不到，他只把两只脚同触了电似的尽在交换前进，不知跑了多少路，走了多少地方，等得神志清醒了一点的时候，他看看四周已经灰暗了。在这灰暗的空气里，还有一片一片的雪片在飞舞着。举起头来一看，眼面前却是黑黝黝的一片湖水。再举起眼来向远处看时，模糊的雪片层里，透射着几张灯火。同时湖水面上反射着的模糊的灯光和灰颓颓冷沉沉的山影，也射到了他的眼里。举起手来向衣袖上一摸，积在那里的雪片，很硬很冷地向他的触觉神经激刺了一下。他完全恢复了知觉，静静地站住了脚，把被飞雪湿透了的那顶黑绒帽子拿下来的时候，头上就放射了一阵蒸发出来的热气。更向眼下的空气里一看，他只看见几阵很急促的由他自己口中吐出来的白气，在和雪片争斗，这时候他身旁的枯树枝上，

背后的人家屋上和屋后的山上，已经有一层淡白的薄雪罩上了。从外套袋里，拿出手帕来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，在灰暗的冷空气里静立了一会，向四边看了几周，他才辨出了方向，知道他自家的身体，站立在去钱王祠不远的湖滨的野道上面。

他把眼睛开闭了几次，咽下了几口唾沫，又静静地把喘着的气调节了一下，才把今天下午的事情，原原本本地想了起来。

“啊啊！怎么对得起云芳！怎么对得起云芳！”

“今天我出门的时候的她那一种温柔体贴的样子！”

“啊啊！我还有什么面目做人？”

他想到了这里，火热的颊上，就流下了两滴很大很冷的眼泪来。从他的喉咙里，渐渐地，发出了一种怖人的和受了伤就快死的野兽似的鸣声。这声音起初很幽很沉重，渐渐地加响，终于号的一响吐露完结；一声完了，接着又是一声，静寂的山隩水上和枯冷的树林，都像起了反应，他自家的耳朵里也听出了一种可怕的哀鸣声来；背后树枝上的积雪，索落索落地落下了几滴，他回头一看，在白茫茫的夜色里，仿佛看见了一只极大极大的黑手，在那里向他扑掠似的；他心里急了，不管东西南北，只死劲地向前

跑跳，“扑通”的一响，他只觉得四肢半体，同时冰冷地凝聚了拢来。神志又清了一清，他晓得自家的身子，已经跌在湖里了。喉咙里想叫出“救命”的两个字来，但愈急急叫不出，他只觉得他的颈项前后，好像有一个铁圈在那里抽紧来的样子。两只脚乱踢了一阵，两只手向湖面上划了几划，他的身体就全部淹没到水底里去了。